

2月5日
腊月廿六

三锅馒头

“往后闪闪、闪闪……开锅！”

2月5日腊月二十六这天，老崔一边招呼过来帮忙的老伴往后退，一边揭开了锅盖，大团白色蒸汽瞬间腾起，香气弥漫开来，锅里不怎么白的馒头，耀武扬威挺着大肚皮。

“挺好挺好！”老崔脸上的皱纹里都是笑。

“冬天蒸馒头不好醒发，弄不好就蒸成石头蛋，孩子们咋吃？这回，咱蒸得还行吧！”不等老伴说话，老崔就得意起来：“咱蒸的馒头就是好吃！”

老崔蒸的馒头好吃不是吹的，不用酵母，都是老面引子发酵，嚼起来筋道，吃起来有点甜甜的，还有一丝丝老面的酸头。

老崔名叫崔芳兰，家住淄博市博山区东域城村。这天，老崔忙里忙外蒸了三大锅馒头，还有包子和油卷。自从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之后，她从来没有在过年时蒸过这么多馒头。

儿子一家腊月二十七从南方回来过年，本来计划着一家人在二十八聚餐，老崔就把这三锅馒头分了：大闺女家一锅，二闺女家一锅，她和老伴留一锅和儿子一家吃。一锅馒头小二十个，再加上饺子、米饭，怎么也能吃个把星期。

老崔过年蒸馒头这事，是“秘密进行”的。

老崔今年77岁，习惯了劳作的那一辈人，身体都还比较硬朗。但岁月不饶人，老崔血压低，有时失眠、头晕。2023年，老伴住了两次院，虽然有孩子们照顾，老伴也没什么大碍，但老崔心里还是七上八下。眼看着年纪大了，哪里还像年轻时那么扛折腾？

年前，大闺女一家早就来帮着打扫卫生，过年吃的用的，孩子们提前送过来，或者网上订好快递到家里。

隔三岔五收快递，老两口还不适应，“买的，能比咱自己做的好？”老崔有时候嘟囔。

老崔是蒸馒头的“老把式”，家里吃的馒头，几乎都是自己蒸的。有一阵孩子们不让她蒸了，担心她端那么沉的锅不安全。

“从小做飯吃，蒸个馒头还算啥？”老崔不服老，非要自己蒸。老两口吃得也少了，蒸一锅能吃好几天，孩子们也就不再硬拦着。

老崔蒸馒头的历史得有几十年了。

大闺女小的时候，白面还很稀罕，过年要摊煎饼。馒头可以一蒸一锅，煎饼可得一张摊好叠好，两大盆玉米糊糊摊完，常常就半夜了。等到了二闺女和小儿子，可以用粮票买到面粉，老崔就开始蒸馒头。老崔利索手巧，生活慢慢好起来，她就自己琢磨着蒸花馍、蒸肉包子、蒸油卷、蒸糖包……逐渐成了家里的“白案大厨”，过年的时候，带着孩子们做很多面食，能塞满两口大缸。

后来孩子们各自成家立业，回家来也经常下馆子不在家吃，“白案大厨”一身本事没了用武之地。

变化常常发生在不经意之间。

有一次，二闺女家小外孙女来，老崔刚蒸了馒头，没想到六岁的小外孙女竟然吃了大半锅。老崔来了精神，给二闺女塞了满满一兜。

今年过年，儿子一家早就订好了回来的火车票，小孙

子也喜欢吃奶奶蒸的馒头，大闺女家大外孙也回来过年。老崔暗暗做起了准备。

谁知，老崔周密的准备被“闪了一下腰”。

腊月二十七晚上，小外孙女支原体感染，得了肺炎。怕传染给老人孩子，家住张店的二闺女一家就没来。

家里的冰箱小塞不下，老崔就把二十个馒头放进地下室的面缸里，想着小外孙女快点好了，闺女就能来拿馒头了。

大年三十早上，二闺女来电话，老崔着急孩子的病，说着说着就把蒸了三锅馒头的事秃噜了。

“你咋蒸了这么些馒头？”这回轮到二闺女着急了，着急快八十的老妈还忙活还折腾。

支原体肺炎尤其不好恢复，这一拖就是一个多星期。大年初六，在外地婆婆家过年的二闺女又打电话来，不等闺女说话，老崔就说：“你们别着急来了，等孩子好利索了，正月十五再来吧，在家好好歇歇！”

“等到十五都快过完年了！”二闺女着急，“再说，你蒸的馒头……”

“馒头算啥！你们都来了我再蒸三锅。”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春梅



扫描
“鲁中晨报”APP二维码查看
更多内容



老崔蒸馒头是个老把式。



闲不住的老崔。

2月10日
正月初一

岁月沉香 故土情深



爬满了大半个院子的葡萄藤，一直默默守护着老房子。



蓝天下，村庄静谧祥和。

在我灵魂的最深处，始终萦绕着一个无法割舍的地方，那里蕴藏着我童年的欢笑、烙印着记忆中最具年味的新春佳节、承载着全家围炉共聚的温馨时光。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流转，那些珍贵的记忆已逐渐褪色，纵使身处旧景，也难以重温当年那深情厚意。

趁着春节假期，2月10日大年初一，我又回到了那座已十年无人居住的老家宅院，与其说是为了寻找遗失的记忆碎片，倒不如说是内心深处早已形成了一种对故土的眷恋。

刚步入村口，耳边便传来了阵阵熟悉的锣鼓声，这是我自记事以来，村里每年春节不可或缺的传统节目。在大年初一那天，村里的小卖部老板会在店铺前空地摆开一面大鼓，备好鼓棒、锣、镲等乐器，静候拜年完毕后的民俗音乐爱好者们一展身手。

跟随鼓声前行，小卖部门前已经人头攒动。台上的人默契配合，台下的人听得认真，虽然没有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，

但他们依然沉醉于自我演绎的乐趣之中，轮流上阵，乐此不疲。听着，听着，我仿佛看到了爷爷十多年前在此击鼓的身影。

小卖部老板感叹道，近年来，村里的人口越来越少，只有逢年过节时才热闹些。6岁的儿子听到这话后，天真地问：“是不是村里的人都去大城市了？他们不要这里的家了吗？”其实，不是他们愿意离开，而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更好的生活前景而不得不离开，我想，对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，他们如同我一样饱含深深的眷恋与不舍。

推开院门，天井内的积雪已融化多半，院子的景象仍如十年前锁门离去时一般，只是葡萄藤已从西屋蔓延至东屋。

十年间，我常常回到这里，或独自品茶冥想，或提笔记录心绪，或在屋内缓缓踱步。每次回来，我只是简单地打扫一下卫生，屋内物品的摆放从未变动，尽管物是人非，却也能自得其乐。

在屋内逗留了十分钟，儿子便嚷嚷着无聊，催促着回家。在他眼中，这里不过是一栋有些破旧的房子，而非一个家。我没有强迫他多待片刻，只是在锁门的时候告诉他：“这是爸爸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曾住着你的老爷爷、老奶奶，这里曾经充满了热闹与欢乐……”

老家门外，一片绿油油的麦田在温暖春风的吹拂下焕发生机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那日渐斑驳的老屋。但在我的心底，它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童年记忆中的模样，那是它最为“青春”、最具“活力”的时刻，它的根在这，它永远是我的老家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蒲法奇



扫描
“鲁中晨报”APP二维码查看
更多内容